



世界流行科幻丛书
主编：姚海军

时空折叠

[美] 彼得·克莱恩斯 著
杨予婧 孟捷 译

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

时空折叠

[美] 彼得·克莱恩斯 著

杨子婧 孟捷 译



THE FOLD by Peter Clines

Copyright: © 2017 by Peter Clines

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rown Publishers, an imprint of the Crown Publishing Group, a division of Penguin Random House LLC

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时空折叠/[美]彼得·克莱恩斯 著;杨予婧 孟捷 译.

—成都: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,2017.3

ISBN 978-7-5364-8579-2

I. ①时… II. ①彼…②杨…③孟… III. ①科学幻想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48540 号

图进字:21-2016-20

世界流行科幻丛书

时空折叠

出品人 钱丹凝

丛书主编 姚海军

著者 [美]彼得·克莱恩斯

译者 杨予婧 孟捷

责任编辑 宋齐

特邀编辑 李克勤

封面设计 姚佳

版面设计 姚佳

责任出版 欧晓春

出版发行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

四川省成都市槐树街2号 出版大厦 邮政编码:610031

成品尺寸 140mm×203mm

印张 13.5

字数 318千

插页 2

印刷 四川省南方印务有限公司

版次 2017年6月成都第一版

印次 2017年6月成都第一次印刷

定价 38.00元

ISBN 978-7-5364-8579-2

■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■

■本书如有缺页、破损、装订错误,请寄回印刷厂调换。

厂址: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彭祖大道南段135号 邮编:620860

目 录

阿尔伯克基之门	1
左 转	49
系统里的虫	115
身份错误	239
恶魔侍者	327
位于万物终点的荒漠	379
夏洛克·福尔摩斯	413

阿尔伯克基之门

1

“我觉得没那么好。”丹妮斯说，“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。”

尽管丹妮斯在电话那头看不到，贝姬还是露出了微笑。近两个月来，每隔一周她们都会有一场这样的对话。在本回家之前，倒是可以分分神，消磨消磨时间。

本外出时她总是心神不宁。他负责一些安全级别高的项目，主要是武器方面，通常都在高风险地区工作。

不过，这次出差算是风险最低的一次。只有四天，在圣地亚哥，还是个与武器无关的项目。

“我是说，马蒂真的很喜欢那部电视剧。”丹妮斯接着说，“但它看起来没什么特别，不过就是大胸美女、雪和血，还有冰冻僵尸什么的。我真是无法理解。剧里的角色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。你知道吗？六年过去了，他们还在谈论冬天。”

贝姬把散落在卧室地板上的几只袜子、一条内裤、两件T恤、一

条短裙和一件胸衣收到一起。她独居时邋遢得可怕，比从前读大学时还糟糕，她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。“那你为什么还一直看？”

“呃，因为马蒂喜欢。虽然他不会承认，但我觉得他喜欢盯着那些美女的大胸看。你们呢，还在看那电视剧吗？”

她走进浴室，把抱在手上的一堆衣服胡乱扔进洗衣筐。浴室里也乱七八糟，有瑜伽服，还有几条内裤。才四天，怎么就穿了这么多内裤？“我们有好几集都没看了。不过，对，”她说，“我觉得本也喜欢那些大胸，还喜欢那些龙。”

贝姬把脚伸进垃圾桶，把堆起来的厕所纸踩下去，让里面看起来不会太满。“我们准备这周末痛痛快快看录像，来场电视剧马拉松。他刚出完差，帮他放松一下。”

“他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
“他那班飞机刚落地不久。”贝姬说，“他给我发了条信息说要先去办公室一趟，简单跟老板汇报一下。这会儿随时可能到家。”

“在收拾你的狗窝？”

贝姬笑起来，“你太懂我了。”

“那我就不抓着你聊了。”

“嗯，那行吧。”

“下周给我打个电话。”丹妮斯说，“说不定我们可以一起去那家新开的日本餐厅吃晚饭。”

“好。”

贝姬挂了电话，把话机扔在床上。

她环顾四周，想找找屋里还有什么会被本取笑的地方。果然，床头小桌上有个玻璃酒杯、一碟芝士蛋糕屑，化妆台上还放着个酒杯。天啊，她是个懒鬼加醉鬼。

她应该当个好妻子，这种想法不时会冒出来：把家收拾得干净整

洁，丈夫回家时做好晚餐等他。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一场万圣节派对上，她当时打扮成 20 世纪 50 年代的家庭主妇，端着马丁尼酒，身穿围裙，还拿着一本老版的《持家之道》，上面列着主妇应尽的职责。他哈哈大笑，说她看起来不像那种会坐在家里等丈夫的女人，然后请她喝了一杯。万圣节之夜那晚，他们做了好几件《持家之道》上没写的事。十四个月后，他们结婚了。

贝姬收拾了酒杯和盘子。她还可以晃荡到后面的艺术工作室去，那儿有几个盘子得洗。除此之外，电脑旁今天午餐的盘子，加上昨晚的酒杯，都该放进水槽洗一洗。

她走到工作室门前，一阵微弱的金属碰击声在前门响起。是钥匙开锁的声音。先是咔嗒一声，然后齿轮有点卡住。那个烂玩意儿，他们都修了好几年了。

前门开了。

“嘿，宝贝儿。”她把盘子全放在桌上，“旅程还顺利吗？”他一时半会儿还不会闯进工作室，看到那些没收拾的盘子。再说就算看到了，其实也没事。她朝客厅走了几步，又决定走后面的楼梯。那儿更近，说不定在厨房就能碰到他。

刚迈出一步，她就觉得有什么不对劲。少了点什么。本回家后总是会发出一连串声响，但这次没有。她听不到齿轮卡住的声音，没听到关门的咣当声，也没听到钥匙甩在前厅桌上的响声。

“宝贝儿？”

她掂起脚往客厅走。从楼梯最上方往下，可以看见前门开了大约一英尺宽。她能闻见青草的味道，听见外面环形公路上汽车经过的声音。

本不在那儿。她没在桌上看到他的钥匙，也没看见以往会扔在桌上的公文包。

贝姬下了几步楼梯，隔着扶手偷看他是不是躲在门厅。本以前也不是没突然跳出来吓唬过她。

然而门厅没人。

她下楼朝前门走去。门大敞着。她出门取邮件或者朝住在街口的派特大声抗议她家狗随地大便时，就会那样敞着门。

是她之前出门取邮件时忘了关吗？还是风把门吹开的？难道钥匙声是她想象出来的？本随时会到家，她有可能只是听到了一声动静，其他都是臆想。

她走出去靠在门边。天很冷。临近傍晚，门前很凉。

本的车在车道上，就停在平时停车的车库门前。引擎罩上还隐隐冒着热气。

贝姬关上门。又是齿轮卡住的声音，门锁咔嗒一声。

“你在吗，宝贝儿？”

地板上有足迹，屋里的空气被搅乱。有人进了厨房。她听见洗碗机旁的瓷砖发出嘎吱声。

“本？”她又朝屋子后方走了几步，“你在哪儿？”

没有声音。她放慢了动作，随后停下来。

“如果你认为这很好玩儿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”

一片寂静。

她犹豫了一下。仍然有恶作剧的可能。本也许会跳出来，吓得她尖叫。她会打他，然后欢迎他回家。

但这感觉不像是这种拙劣的玩笑。房间里气氛不对。虽然本的车停在外边，但进了屋子的可能是个陌生人。

他们有一支枪，格洛克 17 还是 19？反正就是那一款。她上过四节射击课，中过三次靶。这把枪很难使，本是这么说的。他们或许永远都用不上，当然最好是不需要用，而不是需要用的时候却没有……

那把格洛克在楼上卧室的床头柜里。她可以往后跨六大步，走到楼梯那里。

或者向前走三步，看一眼厨房的动静。

她往前走了两步。

本的公文包和旅行包都放在门厅里。旅行包是快用烂的运动款，有好些年的历史。之所以没丢，是因为它能装下三四天的衣服，又正好能塞进飞机座位上方的行李架，下了飞机不用等行李，可以省出整整半个小时。

“宝贝儿，我对天发誓，该死的，两分钟后我就要叫警察了。”房间里回荡着她的声音，“这不好玩。”

头顶传来一声长长的木板嘎吱声，位置在工作室的门边。一年多来，他们谁也没走到那儿去过，因为那声音实在是太刺耳难听了。

但现在，不管谁在楼上，他踩到那块木板了。

那人就在楼上！

她抬起头看天花板。三秒钟过去后，又是嘎吱一响。如此看来，有人径直穿过厨房，走上五分钟前她踩过的后楼梯，到了他们卧室附近。

离枪很近的地方。

天啊，为什么她没在一开始觉得不对劲的时候就拿上枪？

可是，为什么本的行李放在门厅里？车还停在车道上？他被劫车了？

她有个应急电话号码可以打。那是本给他的，如果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，她可以拨打那个号码。然而她把号码放在了工作室的桌子上。

贝姬走进厨房，从柜子上拿起手机，又抽出把刀。刀是本大学时的老朋友送的结婚礼物，整套刀具都很棒。切肉刀的刀刃大概长十四英寸，锋利无比。她紧紧握着刀把。

他们那时还嘲笑拿刀当结婚礼物太晦气。

她手指轻触电话屏幕，按下“911”，但没按下“拨打”。仍有一线希望，这也许是个开得很烂的玩笑。本没准想刺激她，让她尖叫兴奋之后，再上床恩爱。但他的做法完全没起到这种效果。

况且他也不是会做这种事的人。

她小心翼翼穿过客厅。地上铺着很厚的地毯，踩在上面走几乎听不到声音。只要穿过屋子，给本最后一次承认他是笨蛋的机会就行。不然她就要在前院打“911”了。

在客厅走到半途，她突然听到金属擦碰的声音。声音很快，反反复复，末了咔嚓一响。她以前常听到这串声音，一般都是她自己弄出来的。

她咽了下口水。

贝姬低头看了看手机。她可以提高嗓门说话吗？楼上那人知不知道她现在的位置？电话打通却无人说话，“911”会怎么处置？会根据信号定位然后派出警车？还是直接把电话挂掉？

她现在必须离开这房子。

她离前门越来越近，但如果有人从楼上往下看，这位置太显眼了。

房子的后门要远一些，不过有更多窗帘作掩护，别人要走很近才能发现她。这样一来，她就有机会打电话了。可就算进了后院，她还得绕过夏天没注水的泳池，才能走侧门出去。

如果有人想抓住她、拽她回屋，那他的时间就会非常充裕。

还是走前门。

她握紧了刀，确保手指还在“拨打”键上，又朝客厅迈了三大步。地毯隐去了她的脚步声，但她听见自己牛仔裤绷紧时发出的声音，感觉到了四周被搅动的空气。

脚踏在客厅地板上，她听到楼梯顶端第二阶发出的嘎吱声。她僵住了。他就在楼上，他会看见她试图走到前门去。

她该走后门的，现在还有机会。但动作得快，否则他肯定会听到她的动静。

她跑向后门。身后楼梯上响起重重的脚步声。她够到门把手了。

“站住！”

她转过身，举起刀。“去你妈的。”她喘着气说。

本站在从下往上数第四级阶梯上，一只脚还留在第五阶没下来。他身着深灰色西装，里面配着蔓越莓色衬衫，样子帅呆了。他握着格洛克枪瞄准了她，另一只手抓着他的手机。

“把刀放下。”

贝姬沉下肩膀，放下手臂，把刀扔在桌上。刀滑了一截，刚好停在以往他放钥匙的地方。“你把我吓死了，混蛋。我以为有人在屋里。”

他抬起脚，又向下走了一步。她看得一清二楚，枪口仍然对着她。

“我已经打电话给警察了。”他咿咿地说，“他们现在在电话上听得一清二楚。”

她的目光越过他望向楼梯，视线又回到枪上。难道他们在尾随同一个入侵者？“好吧。”她说，“冷静一下，把枪对着其他地方。”

本盯着她，又下了两级楼梯。没有挪开枪。他睁大双眼，扫了眼桌上的刀，又掠过她，看向前门和客厅。“她在哪儿？”

“亲爱的，”她紧盯着枪，说，“你真的把我吓坏了，你这样——”

“她人呢？”他的咆哮声在客厅里回荡。她身后门上的玻璃都在震动。

她尖叫了一声，终于冷静下来，“她？哪个她？”

本走下楼梯，狠狠瞪着她，举起枪。黑洞洞的枪口刚好对准她眉心。“我问，她去哪儿了？你在这儿干什么？”他朝她步步逼近。

贝姬无法判断他是愤怒还是悲伤。漆黑的枪口逼着她挪开目光。她能感受到他紧抓着枪时微微的颤抖。“宝贝，”她恳求道，“你在说什——”

“你是谁？”他叫道，“我老婆他妈的在哪儿？”

2

“来吧，各位。”利兰·麦克·埃里克森说。他用目光巡视了一遍教室，看过每一张脸，跟每双眼睛飞快对视，“假装你们可以控制自己的荷尔蒙，再多控制五分钟。你们有整个夏天可以疯。”

有很多方法都可以集中他们的注意力，但眼看要放假了，吸引学生变得不再那么容易。他不再废话，而是严厉地看着大家。他学到的当好老师的技巧之一，就是不要滥用这种神情。隔几周用一次，再多就不行了。

他的长相很适合做出那副表情。黑头发，黑眼睛，瘦脸，尖下巴，身体精瘦结实，大多数时候都很骨感。当高中老师的头一年，有个学生跟他说，他看起来像大学时代的西弗勒斯·斯内普。

这副神情让大多数人安静了下来。泰勒一直在小声对艾米丽说话，艾米丽是他从复活节就开始追求的优等生，有一双绿色的眼睛。麦克没打扰他们。这个学年，孩子们还有三分半钟可以挥霍。

“大家来讲一讲这个学年里学到的某样东西吧。”他望望这些年轻的脸庞，“奥利维亚。”

她纤瘦的手指敲打着教科书,“《厄舍古屋的倒塌》,讲述了一个人因为双胞胎妹妹之死而精神失常的事。”

“死了?”

“呃,他认为她死了,其实是把她活埋了。”

“很好,”他说,“大致不差。希望你学到的不是要把兄弟姐妹都埋掉。”

班上有一半人笑了。一个男生清清嗓子,“埃里克森先生,我们可以走了吗?”

“扎克,等铃声响起,你就可以走了。不过最后一天我们要来点不一样的东西。今年你有了什么新收获?”

“我发现自己受不了英语课。”

“很好,我会转告德内夫人,下学期欢迎你去她那儿上法语课。伊桑?”

伊桑这孩子个头很高,比麦克还高,站着大概有六英尺。他进学校时,大家只知道他是个极客,想不到他居然还能打破三项田径的学校纪录。最近,老师们在教师休息室讨论的都是明年该怎么把他吸收进篮球队。“梭罗在森林里并不孤单。”

“说具体点儿。”麦克说,“你是指他有狗陪伴吗?”

“不是,我是说他并非待在不毛之地,他离城市还是很近的。”

“很好。再问两名同学。汉娜?”

头发深褐色的啦啦队队长把头从教科书里抬起来,“嗯……《厄舍古屋的倒塌》讲述了一个——”

“刚刚有人已经说了。跟我讲讲你学到的其他东西。”

“呃……”她打望了一下周围的同学,又埋头看向课桌,“噢,我知

道了，被严厉惩罚真的很痛苦，让人痛不欲生。”

他点点头，“你从哪儿学到的？”

“霍桑的故事，莫利少校什么的……”

“《我亲戚莫利纽克斯少校》。”他朝她歪歪头，“很好，汉娜，没想到那天你认真听了。再请一位同学。贾斯丁？”

贾斯丁把蓬乱的头发往后理了理，“埃里克森先生的记忆力真是惊人。”

“没错。关于早期美国文学，你学到了什么东西吗？”

麦克眼睛的余光瞄见教室后门打开了，一个穿着灰色西装的秃头走进教室，于是他迅速向左使了个眼色。雷吉·马格纳斯明白了他的意思，笑着靠在了黑板一旁的墙上。麦克的注意力又回到学生身上。

“我……呃……”

“别紧张，贾斯丁。”麦克说，“不过，你回答不出的话，大家都不能离开教室。”

这孩子抓了抓头发。不满的牢骚声回荡在教室里。

麦克从耳朵背后摸出一支钢笔。他看都没看，把笔朝桌沿上当作笔筒的大号咖啡杯的方向一扔。咔嚓一声，九英寸的笔完全隐没在杯子里。“来吧”他说，“三十秒后我们就都可以回家过暑假了。你只要说出一件这学年学到的东西就行。”

贾斯丁抬起头，“伊卡博德·克莱恩并不是《睡谷传说》里真正的英雄。”

“说说看。”

“他，不过是个，呃，典型的英国人。你跟我们说过，坏人不只存在于电视剧里，有时候，他们就站在我们眼前。”

麦克笑了，这时下课铃响起，学生们抓起各自空空的背包，面露欢喜之色。“祝各位暑期愉快。”他说，“三个月后见。要上暑期班的两